

THE
CITY

城市映像

林冬冬◇主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南京

桨声灯影里的金陵旧梦

Nanjing

南京

桨声灯影里的金陵旧梦

林冬冬◇编

Nanjing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京: 桨声灯影里的金陵旧梦 / 林冬冬编.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6.6
(城市映像 / 林冬冬主编)
ISBN 978-7-5317-3572-4
I. ①南…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7906 号

南京: 桨声灯影里的金陵旧梦

Nanjing Jiangsheng Dengying li de Jinling Jiumeng

编 者 / 林冬冬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赵 芳

封面设计 / 袁 洁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32

字 数 / 210 千

印 张 / 10.5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72-4

定 价 / 36.00 元

目 录



南京情调

003	栖霞山游记	黄炎培
006	南京印象（节选）	郭沫若
030	秦淮暮雨	倪貽德
041	南 京	陈西滢
044	南 京	朱自清
051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俞平伯
059	在玄武湖畔	李金发
066	我们的太平洋	鲁 彦
072	豁蒙楼暮色	储安平
079	金陵犹记著丹青	周而复
084	秦淮何处媚香楼	苏 叶
087	莫愁湖遇雨	姜德明
093	南京的四季	王 干
100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洪 烛

- | | | |
|-----|-----------|------|
| 111 | 南京：六朝金粉地 | 雪小禅 |
| 115 | 安妮走四方——南京 | 安妮宝贝 |

南京烟云

- | | | |
|-----|-------------|-----|
| 121 | 两都赋 | 张恨水 |
| 130 | 金陵的古迹 | 石评梅 |
| 138 | 孝陵游感 | 艾 芜 |
| 140 | 《红楼梦》与南京的关系 | 叶灵凤 |
| 145 | 记南京 | 胡兰成 |
| 152 | 秦淮拾梦记 | 黄 裳 |
| 160 | 且说六朝烟水气 | 袁 鹰 |
| 165 | 五城记·南京 | 余秋雨 |
| 168 | 读城记·南京 | 易中天 |
| 172 | 烟雨秦淮 | 叶兆言 |
| 180 | 金陵王气 | 叶兆言 |
| 187 | 在明孝陵撞见南京的灵魂 | 苏 童 |
| 193 | 南京：最忧伤的城市 | 洪 烛 |
| 199 | 湮没的宫城（节选） | 夏英勇 |

南京味道

- | | | |
|-----|--------------|-----|
| 213 | 碗底有沧桑 | 张恨水 |
| 216 | 蟹黄汤包 | 梁实秋 |
| 219 | 家乡食品 | 叶灵凤 |
| 226 | 岁暮的乡怀 | 叶灵凤 |
| 230 | 美人肝 | 黄裳 |
| 235 | 南京人家 | 洪烛 |
| 239 | 南京人最爱吃什么 | 洪烛 |
| 242 | 南京的吃 | 叶兆言 |
| 251 | 凤凰潭 | 古清生 |
| 254 | 鸭血粉丝汤 | 余斌 |
| 258 | 从“马鞍桥”到“炖生敲” | 余斌 |

南京人家

- | | | |
|-----|------------|-----|
| 279 | 金陵子弟江湖客 | 余光中 |
| 295 | 六朝人物与南京大萝卜 | 叶兆言 |
| 304 | 南京人（节选） | 叶兆言 |
| 323 | 我眼中的南京人 | 林丛 |



南京情调

栖霞山游记

南京印象（节选）

秦淮暮雨

南 京

南 京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在玄武湖畔

我们的太平洋

豁蒙楼暮色

金陵犹记著丹青

秦淮何处媚香楼

莫愁湖遇雨

南京的四季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南京：六朝金粉地

安妮走四方——南京

栖霞山游记

黄炎培

栖霞山，故名摄山，其麓有栖霞寺。南唐隐士曰栖霞，修道于此，故名。今以寺名名山焉。自孤树村下车步行，直抵山下。同行者叔进、易园、叔畚、子旻、伯章、志廉、天洲外，又有徐君子美，与余而九，江君之仆一，绕山行三四里至寺。

栖霞山属大茅山脉，作山字形。寺当其中条之麓。今存瓦屋五楹而已。寺东向，门嵌入壁际，作东南向。和尚殆亦信堪舆家言，取东南方生气坎。佛座旁张僧人规约，用民国年月，而其前尚供皇帝万岁牌。山北条之麓，有明徵君碑亭。碑完好，索拓本不可得。明徵君者，南齐

明僧绍隐居此山。寺后有塔，石壁上下凿佛像数百，五六尊七八尊为一龕，面目无相类者，高手也。最奇者，曰达摩洞。凿白石达摩像在绝壁间。求一见，大不易。和尚饷余辈以面。既饱，各折木为杖。鼓勇上。自达摩洞对面绝壁攀藤葛，猱行，方得一瞻礼。亟摄其影。叔进行最猛，忽不见伯章。稔其年者曰，听之。春秋五十矣，忍相强耶？有水一泓，曰“功德泉”。其上为桃花涧，为紫峰阁。清高宗南巡尝五至此。有句“画屏云罨紫峰阁”“乳窦春淙白鹿泉”犹张寺壁间。再上得一岭，佛像益多，不可数。碑工李祯祥殷勤为导。且自和尚假得栖霞山志，指而示之：若为千佛岭，若为纱帽峰。纱帽峰者，块石突耸。平其顶，可立十人。其名与是山殊不称。奇其容，咸自后绕以上。或坐或立，或斜倚合摄一影。见者将疑何处石工补此像。须眉如生，而面目无一相类，将叹其技为高绝矣。私心窃以伯章不来，后吾辈成佛为憾。再前行过清高宗行宫故址，仅于丰草间见石础二三。时山势益高，寺也，佛也，涧也，俯视皆不可见。偶举首，近山岭处危坐一佛，秃其顶。讶此佛何独尊。熟视之，则赫然童君伯章也。皆大笑。戏之曰：童先生犹有童心。既登绝顶，摄影以志。时群山皆在脚下。长江若卧虬，汽车过，若行磐之蚁。童君指且告，若为八卦洲，若为黄天荡，若为划子口。易园曰，是谓登高能赋，举物能名。下自中条之左，来时其右也。所过曰叠浪岩，曰珍珠泉。土人掘地取

煤。断石为礮，利皆细甚。和尚雇人毁石为灰，售以取息。叩其佣值，日钱三百。有为人担泥筑堤者，叩其值岁三十千。

车站之左，有结茅卖茶者。既下山，促膝团坐以待车来。依表车当以五时来，乃日落昏黄不至。村人一一散归。有操湖南音者，诈为寻兄失路，就余辈乞钱。铁道警察复助之乞。目灼灼，视其意绝叵测。时黑夜荒村，食宿俱绝，同人不胜寒心。九时，车乃至。归。不及入城，皆宿下关。

南京印象（节选）

郭沫若

初访蓝家庄

车道两旁的翠绿，在薄暗而清凉的朝气中和人一道醒来，彼此呈献着无言的亲密。

这样最值得人回味的印象和我阔别了好几年，去年（1945年）的六月尾上，由列宁格勒乘火车回莫斯科的时候，曾经温习过一次，这一回由上海到南京，又在南京附近再行见面了。如果有什么神秘事物存在，那深浓的翠绿，肃穆而葱茏地呼吸着的翠绿，似乎就可以称为神秘吧！那是并没有好长的一段时间，等那早晨的薄暗逐渐化

除，翠绿的神秘意，乃至亲密意，也就逐渐消逝了。

在苏联境内所见到的多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那翠绿的神秘意也就更加深浓；在江南所见到的多是一望平畴，神秘意虽然要逊色些，但亲密意似乎是要浓厚些的。

就在翠绿的亲密意逐渐消逝干净的时刻，火车到了南京，是正整早晨六时。有点渺茫，有点仓皇，车站上没有碰见一个熟人。有长条的红布横幅的标帜张挂着，是欢迎青年军复员的。那已经是前两天的事，标帜却还没有取下。

但也并不比到了外国那样生疏，我们两个人，冯乃超和我，各人提着一个行李，跟着人流一道，稍微落后地流出车站。有不少的黄包车夫、马车夫、汽车夫，前来欢迎着我们。

——先往哪儿去呢？

我向乃超商量着。

——到参政会去找雷震吧！

——太早，不行的，还没有到办公的时候。先到民主同盟的办事处去吧！

乃超把手册取了出来，查出他所记的地址是“安家庄十六号”。

——不对，我记得报上所写的是“蓝家庄”。

雇了一部汽车，决定先到蓝家庄去。应该送进博物馆去养老的一部老爷车驮着我们，喘气连天地在南京市中颠簸，走过了些大街，也走过了些小街。最引人注意的是有

好些空旷而荒凉的地面，在大多数矮陋的街市房屋之中每每突然又现出一两幢庞大而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这些中西合璧的宫殿，大率都是官厅了。实在有点不大调和，仿佛把十来个世纪紧缩在了一个镜头里面。大街是近代式的，很宽，没有电车设备，似乎愈显得宽。就因为这显得太宽，就连那些应该是巍峨的新宫殿都显得太矮了。偶尔有些高大的洋楼，也愈显得出类拔萃，连宫殿似乎都在向洋楼叩头了。

突然又横过了一段铁路轨道，前面显现出两幢文庙式的新建筑。左手的一幢，在正门上挂着“选贤任能”的横匾。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考场了，是考做官人的地方。

汽车从这考场前向右转，第二幢原来就是考试院，这才更像文庙。门前隔着公路凿就了一个半月形的池子，自然是取象于旧时的泮水，但可惜池面太小，而且有一角已经塌了。池子更前面的广场里面，有一座不知是塔还是亭的建筑，倒有点像从前焚化字纸的字库，却是透空的。

经过考试院之后，突然进入乡村。度过了一道快要腐朽的木桥，汽车停止了。司机说：已经到了蓝家庄。

不错，就在路的左边，有一座单独的破洋房立在四面的田地里面。虽然只剩下空洞的残骸，但门口的蓝瓷门牌上，确实是写着蓝家庄十五号。

下了车，想找寻“十六号”的所在。正抬头四望，没想到就在破洋房的左手，稍后的一幢洋楼上，看见了罗子为。

——啊！我不禁欢叫了出来：对了，那儿就是了！

这一发现所给予我的快感，实在是难以形容；或者不免夸大了一些也说不定，我感觉着我就像经过了长期航海之后的哥伦布，果然发现了新大陆。

漫游鸡鸣寺

子为一看见我们，他也很高兴地跑下了楼来，欢迎着我们。我们经过一段玉蜀黍的地面走到办事处的门口，原来门牌也还是十五号。假使没有这样偶然的邂逅，我们不知道还要费好多周折的。

门开在侧面，进门的左手有一幢新建的木造小屋，只有五尺见方光景，是作为门房用的，但是空空如也，并没有设置看门的人。

正屋是一列三间的二层洋房，听说原也遭了破坏，是新修缮好的。

太早，好些先生们还没有起床。子为先把我们引进楼下右手的前房里去，那儿是朱蕴山和卢广森两位住着。

我们盥漱了，上楼见了梁漱溟和沈衡老。梁漱溟有文事在手，衡老还要做他的早操。我们便暂行告辞了。打算到外边去用了早点之后，再回来向各位请教。

朱、卢、罗、冯、郭，我们五个人走出办事处。

在破木桥附近的一家路旁茅屋门前，各人吃了一碗豆浆和一些烧饼、油条。茅屋里面苍蝇很多，门前却没有苍蝇，不知道什么缘故。

朱蕴老说：苍蝇喜欢黑暗啦！

但也不尽然，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是常常看见遍地都是苍蝇吗？大约还是有臭味的缘故吧！门外有风，把所有的臭味都吹进茅屋里面去了。苍蝇阁下们自然也就集中到了那儿。

反正时间还早，我们便决心散步，向考试院那一方向走去。

走过考场，再有一幢宫殿式的建筑，是中央研究院。同样是绿色的琉璃瓦，飞甍跃瓴，涂饰着各种的彩色。院内的树木多，而且紧贴在鸡鸣寺的山麓，这使建筑布置比起考试院与考场来要显得紧凑一些。不过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场所，总觉得未免过于华丽了一点。我们中国人总爱讲究场面，而不太照顾内容，这或许也就是所谓“国民性”的一种表征吧。

比起这些新式的宫殿来，鸡鸣寺是更加俗化了。

那样有名的一座古寺就近在眼前，登临的兴趣，在我个人是为好奇和贪便宜的心事所策进了。山并不高，磴道多由明清时代的古砖砌成，只有这一点多少有点古意。庙宇和墙壁都涂成了土红色。山门上的装饰和庙内的佛像，一律都土俗不堪。没有一座年代古远的碑碣，也不见有什么题咏，真是一座煞风景的俗庙。我替那满山的树木怀抱着不平，甚至连那“鸡鸣”两个字也都替它怀抱着不平了。

寺的正殿背后是观音阁，拜殿前面的窗下摆着一排茶

桌。拜殿的右手更推广出去，有一座宏敞的茶室，想见到这儿来吃茶的人一定很多。把这儿作为消闲眺望的地方，倒也并不很坏。

窗外是城墙，墙外是玄武湖，湖外陈列着紫金山。玄武湖里面有些洲岛，水上浮着一些荷叶，应该是风光明媚的地方，但不知怎的却没有引起我的美感。紫金山上，我嫌它缺少树木，假使经过长期的植林，把那个半裸体的三角锥掩覆起来，或者会更美丽一些吧。

我们在观音阁的正前选了一张座席，品着茶，时而望望湖，时而望望山，时而谈谈时事。

子为告诉我：窗子外边，城墙内部的一段地带，就是梁武帝饿死处的台城。我想起了“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的两句古诗来，但却又没有看见有什么柳树。

在观音阁的神案下立着三个签筒。

——求签吧！看二十二日休战期满后后怎么样。

我先去抽了一签，是第三十五签上中，除乃超而外，各人也都去抽了一签。

第三十五签的签文是：

衣冠重整旧家风，道是无功却有功。

除却眼前荆棘碍，三人共议事和同。

这真切合时事，好像是说：政协会议将要重开，而且